

我在宝岛长大

龚显耀 著



我在 宝岛长大

龚显耀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宝岛长大 / 龚显耀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08-4417-1

I. ①我… II. ①龚…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529号

我在宝岛长大

作 者	龚显耀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7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417-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推荐序

P R E F A C E

做一个活泼泼的少年郎

周 濂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读龚显耀的《我在宝岛长大》，总让我想起这首曾在198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的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的主题歌。关于台湾人民前三十年的生活史，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但似乎没有一本像龚显耀写得这么兴致盎然、其乐无穷。

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王鼎钧的《文学江湖》，要么写1949年前后台湾人民的颠沛流离，要么写白色恐怖下台湾知识人的压抑苦闷，字里行间不是“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就是“恐慌、焦虑、虚无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相比之下，龚显耀的《我在宝岛长大》完全是另外一种语气，另外一幅画面，另外一个格局。

也许是跟年龄有关，出生在1960年代的龚显耀，虽然头顶依旧笼罩着政治阴云，但却赶上了台湾经济腾飞的好时期，人均收入在短短十年里猛增了154倍。经济一宽松，人们的眉目自然开始舒展，更何况是元气淋漓、龙精虎猛的少年，举目四望可不是满眼青翠，全是希望吗？

所以虽然他也写逃至台湾的败兵，写 1960 年代的白色恐怖，但是用少年的眼光、少年的心情、少年的口吻去讲述，就会产生化恐怖为可笑，化庄重为诙谐的效果。三年级的时候，龚显耀参加全校演讲比赛，题目是“保密防谍的重要性”，在他前面的那个孩子因为紧张，把“中山精神不死”大喘气说成了“中山不死，还有精神”，引来哄堂大笑。而龚显耀自己的表现是这样的：

“首先用力一跺脚，踩在木制的讲台上‘咚’的一声，那时一群小学生在听了前面许多雷同的讲演后已经是东倒西歪、昏昏欲睡了，突然的一声‘咚’把所有人都震醒了。

“然后我手臂前伸、手指向前指，定定地指着前方。‘小心！’这句话又得抬高八度，得撕心裂肺地号叫着，音高得真能让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见台上的我，手臂从左至右划了个 180 度的半圆形，每转 30 度手指还得那么一点，好似知道了台下的什么人干了些什么坏事，再石破天惊地说出‘共——谍——就——在——你——身——边——’，最后这个‘边’字，更要如开金裂石般直穿入大家的耳膜里。大伙儿目瞪口呆几秒钟后，就是如雷的掌声爆发出来。”

有时候我会纳闷，一个来自新竹清华的理科生，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文字功夫？

作为一个美食家，龚显耀写起吃来最下功夫，也最动感情：烧饼油条、白糖豆浆、阳春面、臭豆腐、粢米团……这样的寻常食物，他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就以煨番薯为例吧：

“大伙拼命捡拾树枝杂草丢进去烧，要烧得上头的泥块隐约变红变黑，吐一口痰上去，嗤的一声泥块上白烟冒起，这就成了。

把四处挖出来的番薯丢进坑里去，然后众人一起动手动脚把窖给踩平了，番薯就埋在土里头闷着。土堆上头要插一根刚拔下来的草，等看到草蔫了，番薯八成是熟了。”

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很有画面感，让你忍不住地想要亲自动手烤上一个番薯？

其实说怪也不怪，所谓文如其人，有趣之人才能写出有趣之文。再有，看看台湾小学生的语文课程安排你就明白了，除了第一篇第二篇一定是孙中山或是蒋介石的文章，剩下的作者全是胡适、蔡元培、朱自清、梁实秋、罗家伦、徐志摩、梁启超、钱穆、余光中、陈之藩这样的文学大家的文学名篇。

这是一本从个人视角去透视大时代的书。龚显耀写眷村的生活，写台湾的民俗风情，写校园民谣的兴起，流行文化的变迁，写蒋介石去世，写他自己加入“救国团”、国民党，第一次“为党奉献”，近距离接触台湾民主选举，参加“汉光演习”……无一不是浸润着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正因为写自己的事，“唱自己的歌”，所以生动，所以有趣，所以就把政治生活写成了童年趣闻，把历史大事写成了少年糗事，把社会变迁史写成了个人生活史，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读这本书，还让我纠正了不少错误认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知：原来，罗大佑《童年》里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了那把宝剑”，其实他们抢的不是宝剑而是机关图；原来，同仁堂原本叫作乐家老铺，台北的同仁堂与大陆的不是同一家；出于敌人反对什么我们就赞成什么的心态，蒋介石在1960年代推出了“文化复兴运动”；为了逃避言论审查，当年台湾少年私下传阅的《鹿

鼎记》不叫《鹿鼎记》，叫《小白龙》，韦小宝不叫韦小宝，叫任大同，《笑傲江湖》叫《独孤九剑》，《书剑恩仇录》叫《剑客书生》，《倚天屠龙记》最扯，竟然改头换面成了《忤情记》……

1968年是改变世界的一年，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美国深陷越战泥沼，巴黎学生走上街头在墙上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马丁·路德·金遇害身亡，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但是对于少年龚显耀来说，那一年只有一件大事——蒋介石宣布从暑期开始全台实行“九年国民基本教育”，训词里的“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甚至印在了每个小学生的作业簿上，因为解除了小升初的压力，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果然成了“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无论人生怎样跌宕起伏，世事如何变幻莫测，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少年郎，骑着单车，吹着口哨，眼中精光四射，胸中长空万里，只是大多数人的光芒逐渐被时间的长河、社会的变迁所吞没，龚显耀格外得到上天的垂青，在他高大魁梧的身躯里面，始终住着一个彼得·潘，男孩不死，还有精神。

序

PREFACE

1996年12月初，我人生第一次落地首都北京，记得那时候首都机场还只有一号航站楼。出了楼，坐上当年最新潮的夏利出租车，我1.83米的身高、170斤的身子必须打横才能坐进去。出了机场，上了刚建成的机场高速，两旁还没有现在的杨树林，左右一眼望过去是无边无际的黄土地；向前看，是灰蒙蒙的天空，黄、灰二色是我对北京色彩的第一印象。

机场高速尽头是三环，三环路估计也是刚建好，整条马路很宽敞，空空荡荡，不似现在车水马龙。迎面而来的是一辆驴车，没错，是驴车！驴子这家伙我在台北动物园才见过，现在居然让我在北京看到实物了。驴车上载满了煤球，但不是球状，而是圆筒状，中间分布着藕孔状孔洞，后来才知道大陆叫“蜂窝煤”。

记忆马上把我带回30年前，我在台湾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生煤球是个技术活啊，得先掏空炉膛，拿把斧头劈柴，把柴火劈得细细长长的，在炉膛里架起来，底下塞张报纸，上头放些较大的木块，炉口对风，一把大蒲扇旁边备着，等到火苗从煤球孔中冒出，方才大功告成。

日后，我就凭着这一手生火绝活横扫各类野外露营活动，特别是童子军营队，每次野外露营……

“等等，你们有童子军课程？童子军是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少先队一样？每个人都打红领巾？”

“什么？内蒙古有四省？东北有九省？四川省西边还有个西康省？”

“清华大学？你们还能来北京上学？不是？怎么你们那儿还有一个清华？这不是闹双胞胎了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在和同事朋友聊天时，由于身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聊着聊着就聊到海峡对岸。由于当时台湾还未开放观光，大家对宝岛还陌生得很，所以朋友们最喜欢听的就是我怎么在台湾长大的事。

“眷村是怎么回事？”“台湾的注音符号是怎样的？”“禁歌禁书是怎么回事？”“蒋介石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得跪地痛哭？”“从小就有流行音乐？”“你们有高考吧？”“台南为什么专出台独？”“保钓一代？民歌一代？野百合一代？你们真逗，为什么还这样分世代？我们这里就简单多了，50后、60后、70后……”“你带过兵？打过演习？来，说说看，解放军是不是一周就能解放台湾？”

好了，我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那位自愿当一夜王后的宰相大女儿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过去我自己亲历过的人和事。说多了，我的好朋友兼成都老乡万夏就问：“为什么你说的故事和坊间许多关于台湾的书不太一样？”

我哪知道？作为多年专业训练的理科生，我只能就亲身经历发言，不敢凭空臆测，更不敢看了几篇报道就俨然成了专家对台湾说三道四，好似成了代言人。

万夏和黄利就“怂恿”着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不仅要写，还得出版，给大家看一看，也给自己作个交代。就这样我这个理科生被赶鸭子上架拿起了笔，做了一回讲故事的人，讲这些台湾三十多年来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21 世纪初的一个下午，我在台北永康街闲逛，瓢泼大雨突来，雨势甚急，匆忙避入一家茶行。茶行老板一人正在独斟独饮，看到我一身狼狈地进来，不免招呼一声：“来来来，来喝点热茶。”我也不客气，坐下就喝。

在台湾，茶行有一个规矩，买茶前可以先试喝，如果口味不适就扬长而去，没有人会说什么。这个规矩似乎只有 1868 年开业的台南振发茶庄例外，进门后没茶桌试喝，大概是同业敬重它是全台最老茶行的缘故吧。

茶这个东西一杯为品，二杯为饮，再喝下去就是牛饮。雨势一直不停，就不免和老板侃起大山。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往往是吃了没，第二句就是哪里人。知道我生在台南，苗栗老家的老板就幽幽地说出一句：“你是吃甜的，我是吃咸的。”

啊，就一句吃甜的，让我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台南眷村。

半个世纪前我在台南出生，在我幼年时代残留的记忆中，台南和现在大陆任何一个岭南一带的县级城市没啥两样，城里是矮矮的楼房，弯弯曲曲的马路与街边的骑楼，骑楼下高高低低的步道，随意走着穿着木屐逛街的人。

小城外是一个又一个的村落，村落间环绕着农田水塘，然而，这一幅农家景象在我上了中学后就消失殆尽，泥土路都成了柏油路，农田都成了一排一排的房子，闽南语称之为厝。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老爹上了大江轮

01	来台湾的败兵	001
02	蒋介石带来了“外省人”	006
03	“二·二八事件”中的悲情城市	008
04	邓丽君也是眷村子弟	011
05	宝岛一村	014
06	用房子安营扎寨	016
07	“肥水之战”	020
08	向蒋介石照片鞠躬换寿桃吃	022
09	接种疫苗，从上到下一个都跑不了	024
10	幼稚园的“两只老虎”	025
11	豆瓣吴郭鱼	027
12	八大菜系外的第九大菜系——台湾眷村菜	030
13	红遍中国的台湾牛肉面	035
14	粮票和战备粮	039
15	眷村的三家冰店	042
16	露天电影	044
17	黄梅调和琼瑶风	046
18	“杀不死”的大侠	050
19	烤番薯哪去了	052
20	妈妈的专利	054
21	吊起来打	059

第二章 世家的聚居地

22	京剧改名，名角“埋名不隐姓”	063
23	老兵的乡愁	066
24	罗大佑的《童年》	068
25	租书店里偷看书	071
26	“焚书坑儒”和漫画审查制度	074
27	打牙祭	076
28	固执的百年老店	077
29	韦小宝的师父	081
30	扛着五公斤黄金出嫁	086

第三章 台湾义务教育

31	不上学要受惩罚	092
32	两根指头的敬礼	095
33	班干部选举	098
34	这里有正宗的老北京	099
35	令大陆人抓狂的注音符号	101
36	写简体字就准备挨揍	103
37	挨打是种本领，打人也是种本领	105
38	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107
39	蒋介石看鱼儿逆水上游	109
40	美丽中国全图是“秋海棠”	111
41	“小心！共谍就在你身边——”	113
42	李敖栽在“保密防谍”的幌子下	116
43	老师盯着男女牵手跳国际土风舞	117
44	“远足”中的奢侈品——苹果	120
45	课间激烈对抗游戏	122

第四章 追星潮

46	蒋经国亲往机场迎接棒球队载誉归来	125
47	电视史上最长寿的歌唱节目“群星会”	128
48	罗大佑和民歌时代	131
49	电视剧的魔力	133
50	风头盖过蒋介石的“史艳文”	139
51	台湾人从布袋戏里寻根	141

第五章 成为准军人

52	“西瓜皮”发型和童子军帽	145
53	上了中学成为准军人	148
54	联考必考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	150
55	去议会旁听辩论课	153
56	熟悉大陆地理超过了台湾地理	155
57	一只励志的海鸥	155
58	听着美军电台写作业	157
59	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	159
60	台湾“断交时代”	161

第六章 蒋氏时代

61	“高票当选”的蒋介石	165
62	1000多位“万年代表”	167
63	建设从蒋经国开始	169
64	“客厅即加工厂”	172
65	经济起飞，军人成了弱势群体	175
66	蒋经国拍脑袋拍出来的十大建设	177
67	债留子孙	181
68	蒋介石“龙驭宾天”	183
69	禁止娱乐，台湾民众悼念蒋介石	186

第七章 来自蒋经国的关怀

70	台南一中	190
71	争取穿短裤权利的女中学生	192
72	“叛逆易躁会读书”	193
73	源自蔡元培的学生军训制	195
74	军训教官的“鬼枪”教条	196
75	“台独人士”	198
76	蒋梦麟和台湾计划生育	201
77	“用自己的语言”去敬仰上帝	205
78	蒋经国一手抓的“救国团”	209
79	威震全台的“自强活动”	211
80	全台最大旅行社兼婚介中心	214
81	台湾学生的政治课	217
82	加入国民党后第一次干事	218
83	充当“厕所里的花瓶”的青年党和民社党	220
84	买票与做票：神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223
85	自备大手电筒来开票	227
86	蒋经国的女儿也必须参加的大学联考	229
87	台湾“连烤”，先填 100 个志愿	231

第八章 对面的新竹清华

88	“吃斋念佛”的新竹清华学子	235
89	校园里的渔翁	237
90	梅贻琦见证校园爱情	239
91	直属学长	241
92	梅竹赛：“整顿交通”与“踩死青蛙”	243
93	无校方同意，警察不得入校	245
94	由冈村宁次和及川古志郎负责的蒋介石顾问团	246
95	新学员的“黑、白两个老婆”	248

96	刺枪术	250
97	营区里传言的“乖乖针”	252
98	“为蒋经国而战”	253
99	马英九也当过成功岭宣誓代表	254
100	每个台湾领导人都要来巡视	256
101	蒋经国亲临的结训典礼	258
102	林青霞参演的军教片	259
103	会弹吉他会唱歌的永远不缺女朋友	261
104	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	263
105	对面的新竹清华	265

第九章 禁歌与禁书

106	“禁歌”不禁听	269
107	马克·吐温是“马克”一家	271
108	净化歌曲与禁止说方言	273
109	余光中与校园民歌	275
110	“唱自己的歌”	278
111	《鹿鼎记》改叫《小白龙》，韦小宝改叫任大同	281
112	被禁的政论杂志：从自由民主到反蒋反党	285
113	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	287
114	只送不卖，不印封皮的“心灵进补”禁书	288
115	伤痕电影——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偏门	291
116	一碗豆浆敲定的惊诧世界的电子工业政策	293

第一章

老爹上了大江轮

1948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败，江湾机场各单位奉命转进台湾。老爹和同学们面临选择，是走还是留下？留下就是“起义”也是“叛逃”，走就是去一个离乡万里没人去过的小岛，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件事老爹说得不多，但最后有一半的同学留下来，而老爹上了大江轮跟着部队到了高雄港。

“老爹，你遗憾不？”

“遗憾个球，要是我留了下来，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01. 来台湾的败兵

“遗憾个尿，要是我留了下来，你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的村子也是那其中的一个村落，村名叫“崇海新村”。这四个字是有讲头的，“崇海”二字是为了纪念空军先烈沈崇海。

沈崇海，1911年生于北京，193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淞沪会战执行轰炸任务时，在2000米高空因机械故障，干脆就驾机对准日舰“楚云”号直冲而下，与日舰同归于尽。

新村，顾名思义是有别于原来的村落。当年蒋介石管军队管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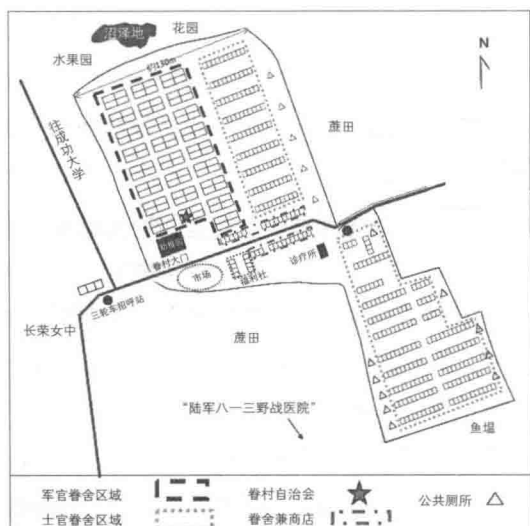


空军先烈沈崇海（1911—1937）

严，吸取大陆失败教训，不准退台的军队在市区里头驻扎，全数赶到乡村郊区田野间。“陆军总部”人最多，被赶去距台北市 100 公里外的桃园，“海军总部”在台北市基隆河北边的大直山区，“空军作战司令部”在台北南边的蟾蜍山里头。连总部都如此憋屈，就别说各部队了。

部队如此，随军眷属就只能杂居在部队营地四周的大棚里头，或是四处乱搭帐篷。直到 1956 年，才在美国的帮助下，紧急建设数百座新村给 120 万随着蒋介石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居住。

家父是军人，为 1949 年随着国民党败退来台的百万残兵中的一



崇海新村改造前配置图